

二

談

石

達

開

王成聖

太平天國軍自金田起義，從廣西打出湖南，由湘入鄂，攻克武漢，其間經過不少次激烈的鏖戰。但是領軍的主帥，不是南王馮雲山，便是西王蕭朝貴，東王楊秀清或者北王韋昌輝。石達開雖然是開國六元勳之一，貴為翼王，却是年方弱冠，實在太小，帶領數十萬大軍，決勝於疆場之上，當然挨不到他的份。不過，等到南王馮雲山在全州中砲而死，西王蕭朝貴攻長沙督戰陣亡，

太平軍打下武漢以後，樓船東下，直指南京，石達開便以青旗左軍主將之尊，親率水師，擔任先鋒。他初試啼聲，便有令人驚心動魄的表現，不但一路勢如破竹，使清軍望風披靡，而且軍事政治，齊頭並進。他這一次凌厲無比的攻勢，大有雷霆萬鈞，風掃落葉之概，可以說自蒙古騎兵渡江而南，開創了元朝八十九年江山以來，就該數石達開的這一仗，打得最漂亮了。

太平軍是咸豐三年元月三日擁衆東下，當時的情勢是向榮正督同和春、秦定三、張國樞（即後來「鐵公鷄」一劇主角張嘉祥）各軍大舉進攻武昌，太平軍乃決定棄武漢而取江南，所以大軍一出發即已腹背受敵，太平軍一開拔，向榮各軍便唧尾急追，由此可見石達開這個先鋒差使何等

難當，他必須攻堅摧銳，速戰速決，而且每克一地便要迅予建立秩序，以便後面接踵而來的天王、東王、北王以次官員將領，士兵眷屬，那五十多萬人能够有個歇馬休息的地方。

雄才大略，天縱智能如石達開，於是嶄露頭角，大現身手，他參與這一次戰役時的有條不紊，從容不迫，充份證明他的才幹遠在東、南、西、北四王之上。

正月初三出征，由漢口江岸啓程，初四黃昏石達開的先頭部隊即已進駐黃州（即今湖北黃岡縣），把一座赤壁山燒得烈燄騰霄，草木不生，他這樣做使得太平軍的聲勢一振，而令追擊之中的清兵震懾於他的軍威。初六佔領蘄水，却只殺了一個人，毀屋數十間，百姓絲毫不受驚擾，這一着也很巧妙，對於戰地民衆，大有攻心作用。因為太平軍最需要的是老百姓亡之不驚，不逃不跑。

初九午夜，石達開的水師駛抵湖北要隘武穴的老鼠峽，當地有清兵六千餘人，據險而守，石達開要衝過去，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，尤其兩軍相峙，曠日持久，後面天王的駕到，向榮大軍接踵而來，太平軍即將陷入清軍的包圍。——當

時的形勢對太平軍極其不利，然而，勇哉石達開！他下令水師熄滅燈火，嚴禁喧嘩，太平軍手執衝鋒肉搏的輕武器，偃旗息鼓，刁斗不鳴，趁着波平浪靜，月黑風高，將成千上百艘戰船，悄悄駛近清朝水師的船寨，這時，六千餘清兵正在呼呼大睡，石達開這邊一聲號砲，萬響齊燃，太平軍高聲喊殺，天搖地動，六千餘清兵從睡夢中驚醒，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驟悍善戰的太平水軍早已跳過船來，刀瓢裏切菜似的，朝那一顆顆的人頭揮刀猛砍，轉眼之間，血流成河，尸積如山，六千餘清兵多一半當場被殺，少一半自沉於江，只剩下幾名漏網者逃得性命，清軍的主將總兵恩長、參將遇壽，一個投江自殺，一個引頸就戮。

當時，清軍所訂的戰略，係以向榮的大軍為主力，派河南巡撫琦善為欽差大臣，統兵南下加以支援，東面，則以兩江總督欽差大臣陸建瀛，親率江甯軍西上拒敵，想用三路圍攻之勢，解決太平軍於鄂皖贛邊界沿江兩岸，最理想的聚殲之所，不是武穴，便是湖口或九江，小孤山一帶。但是琦善在信陽按兵不動，三路包抄變成了兩路擊夾，太平軍且戰且走，多面迎敵，向榮的

精兵，追不上攜帶婦孺輜重的太平軍，陸建瀛江

寧軍的主力在武穴被石達開斬盡殺絕，他自己親率精兵三千，遠離金陵，開赴武穴，準備和總兵恩長所率的那三千餘人會合。他的船隊駛出九江不遠，迎面而來的竟是成千上百的浮屍，斷版剖腹，支離破碎，確實慘不忍親，將官船駛近一看，連陸建瀛本人在內，這三千多官兵一個個嚇得魂飛天外，面無人色，原來這些浮屍都是他們的同胞弟兄。正在亂閃閃時忽然又聽見有人駭呼發現了恩長恩鎮合的屍體，恩長是在武穴全軍覆沒以後投水自殺的。由於他的屍身出現，清兵悚然驚覺，駐武穴的江南軍一定全部被殲，於是乎三千多官兵嚇破了膽，兵船紛紛就岸，官兵們爭先恐後，四散奔逃。陸建瀛狂呼大叫那裏鎮壓得了，頃刻之間這一彪軍就此一開而散，陸建瀛眼見石達開的先鋒部隊，樓船如山，乘風破浪而來，他祇好帶了十幾名親兵換乘小舟，回頭就走，望風而逃四個字正好做他的寫照，石達開武穴一

役，獲得了太平軍用兵以來空前的勝利。

元月十一日，石達開親率前鋒攻到了九江，這裏本來是清軍預定聚殲太平軍的戰場，當石達開打來的時候，九江城裏還有閩兵六百、浙兵二百，江右的下巢湖，猶有皖兵一千四百名及贛兵五百餘人。好個神威奮發，目無餘子的石達開，他跟清軍開了一個大頭笑，祇派五個童子軍，鼓噪入城，這五位小朋友衝進城去一看，原來已是空城一座，再一搜索，城裏城外的清軍，全部逃得影蹤不見。

石達開訓練的童子軍，身手矯健，勇猛善戰，比成人更勝幾分，衝鋒陷陣，殺人行刑，每由這般小朋友領頭來幹，也是太平軍中的一大特色。往後童子軍漸漸長大，都成為太平軍的中堅份子，尤有不少出類拔萃的，當到了高級將領。石達開領軍，軍紀嚴明，不像清軍所到之處，淫淫燒殺，大肆劫掠。他在九江歇馬兩日，對於百姓秋毫無犯，祇是有計劃的燒了官署衙門，和廟宇庵堂，前者因為太平軍喊滿洲人及其走狗為「妖」，妖邪妖術當然非燒不可，後者則由於太平軍信奉上帝教，教律規定不許崇拜偶像，所以他們所到之處燒廟燬佛，那是免不了的。

在九江城裏搜到大量的金銀和軍需糧秣，大都是官署和滿清官吏所擁有的財物。這是石達開東下八日最大的一筆收穫，往後他們攻城略地，所得的戰利品只有越來越多。其主要的原由，便是清軍逃得太快，來不及搬走也顧不得毀壞。

翼王石達開畫像



湖口和小孤山都是長江險要，尤其小孤

山附近江面遼闊浪大水深，小孤山屹然巍立，以高屋建瓴之勢控制整個的水域。元月十三日石達開過湖口，揚帆東航，連正眼都不瞧它，當天下午經彭澤，祇派了一艘船，幾十個人，登岸佔領，又因為找不到清軍的蹤跡，重回大隊，其實，陸建瀛就在前一天，元月十二日，帶了重新征調的四百多兵，逃到彭澤然後渡江投向安慶。

十四日通過小孤山，清軍守將是安徽臬司張照宇，此人膽小如鼠，根本就沒有作戰的打算，他帶的部隊，連船都不下，更不要說是上山據險而守。石達開的大軍一到，他下令開了一砲，就算交了差，然後他匆匆忙忙，率部逃往東流。

那曉得光這一砲就打出了石達開的怒火，太平軍順利攀援小孤山，把山上的廟宇統統燒光，隨即攻佔東流。石達開認為當地官兵，不應該放那一砲，冒犯了他的虎威，因而下令大開殺戒，並且焚燬房屋。於是東流一縣，受到相當重大的損失，至今當地父老，還有「石達開不識小姑，殃及東流」的說法。（小孤山又稱小姑），意指石達開錯把東流當小姑，其實這是不明當時情形的揣測之詞。

安慶是安徽的省城，守城清兵有一萬多人，安徽巡撫蔣文慶親自坐鎮，守將是狼山鎮總兵王鵬飛，參將嵩瑞，正月十四日陸建瀛乘坐官船由四百多名清軍前呼後擁，經過安慶城外，蔣文慶得到消息，趕上城牆謁見，想請陸建瀛留下，同守安慶。陸建瀛却惶惶然如漏網之魚，乘官轎到城下，不敢進城。蔣文慶問他「賊」勢如何，他雙手急搖，竟然答道：

「賊勢浩大，萬不可敵！」

蔣文慶苦留，陸建瀛堅持不肯，他推說要去佈署蕪湖、江寧的防務，吩咐轎夫，回頭便走，重登他的官船，立刻解纜東航。

這一幕被安慶的居民口耳相傳，不上兩天，全城居民逃得一個不剩，蔣文慶準備一死殉城，他集中各司和捐局的庫存白銀三十六萬餘兩，滿倉的糧米，大量的軍裝，派人送往廬州貯存，以免齟齬，正好藩司李本仁一心逃難，他拒絕蔣文慶共同守城的要求，用護餉的名義，押運大批財物。他走到舒城，就和石達開北上的一股太平軍劈面相逢，於是李本仁盡棄銀物而逃，他算是送了太平軍一筆厚禮。

正月十七日，天寒地凍，日月無光，偏又起了南風，石達開的部將會春發，帶了一支百把人的尖兵，他堂而皇之的把船駛到江邊城下，架起大砲，對華城門直轟，纔一發，城中官兵秩序大亂，數以萬計的清兵，狼奔豕突，抱頭鼠竄，紛紛的從北門逃走，門窄人多，於是又有人跳城而出，反有不少摔傷摔死了的。

祇有少數蔣文慶的親兵迎敵，相持到晚間，太平軍越聚越多，二更時分，城門轟開，西南方轟出了缺口，大隊太平軍蜂擁入城，蔣文慶帶了幾十名親兵，衝出巡撫衙門死戰，方到西轅門便和十名太平軍相遇，十把刀齊下，把他砍死在地。翼王石達開出兵方始十四日，安慶是他連續攻克的第二座省城。這一仗他得了庫銀三十萬兩，大砲一百多尊，軍械軍糧，滿坑滿谷。

祇留八百名太平軍守城，石達開指揮大軍繼續東征。太平軍大隊穿城而過，從正月十八到正月二十二日，戰艦陸續起碇，繚繞戰艦，首尾蓋

叩，蔽江而下，聲勢浩蕩，因此沿途州縣，毫無抵抗，或官或紳，莫不爭先恐後，望風而降，也就在這段時期，清軍一見石達開的青旗，無不競相走避，由於石達開的所向無敵，清軍乃給他上了一個「石敢當」的尊號。

大軍在鄂皖皖三省節節進展，行軍途中，石達開下了兩道妙不可階的命令，其一是他見長江兩岸多竹，他便下令士兵儘量砍伐，隨時劈成竹籤，將一端削尖，然後千百萬支的隨軍載運。其二則嚴格規定各地官紳投降方式，必須預造烟戶冊，親赴三十里外跪迎，投冊納印，當地家家戶戶門口，還要貼一張黃紙條，寫上一個「順」字。正月廿二日以後，石達開連克池州、大通、銅陵和蕪湖，距離金陵已經不遠了，正月廿六日那一天，又在清軍守金陵的最後一個外圍據點，打了一場漂亮已極的大勝仗。

陸建瀛一路急急東逃，當他路過東梁山，深知這一處江流中有沙洲，兩岸又有東西梁山夾峙，航道狹窄，宛如瓶頸，而兩座山頭居高臨下，倘若石達開的大批船隻通過，只要扼守二山，發砲攻擊，可能太平軍會因壅塞而造致重大傷亡，最低限度，也可以加予阻截，爭取時間，用以增強金陵的防務。基於此，他調兵遣將，令福山鎮總兵陳勝元率兵六百，扼守東西梁山之間的江面，再命太平、江寧兩府招募鄉勇一千人分防由皖入蘇的兩條孔道。

石達開一過蕪湖，就下令前軍停止前進，他親自觀察地勢，研判情報，曉得清軍火藥存量有限，但却扼守衝要，大軍如欲通過，必將付出相當重大的代價。於是他心生一計，命令前鋒騰出

十餘艘戰船，滿載泥土，闕無一人，然後解纜辭岸，任其漂流東下，陳勝元見太平軍船隻來了，立即發號開砲，一時硝煙四飛，彈如雨下，把那十幾艘泥巴船一一擊沉。當清軍火藥將罄，石達開的船隊一湧而出，蔽江而來，於是兩岸官兵無心戀戰，奪路而逃。陳勝元中計後仍然奮戰不屈，終於中砲而死。這一仗，使金陵外圍的清軍防守據點，一舉肅清。

自此，太平軍以水路和長江兩岸，三路進軍，直薄金陵。

二十七日，先鋒官指揮黃生才進抵江寧鎮板橋，二十九日，翼王石達開親率大軍，攻抵金陵西南之善橋，連營二十四座，軍威壯盛，旌旗蔽空。清軍方面，守城的主帥是剛剛逃難回來的兩江總督陸建瀛，手下有旗營三千九百餘名，綠營千餘，大砲六百尊，但是金陵城垣週圍九十六里，城牆壕口一萬五千多個，將全部官員驅上城去，每一名兵要守三處壕口，兵力確嫌不敷。陸建瀛迫于無奈，請金陵保衛總局的紳董募勇八九千人，其結果則只有上元縣令劉同縷募到了健兒五百，又把監獄裏的死囚釋出，教他們參與守城。石達開機智深沉，用兵如神，他以心戰、力戰，雙管齊下。金陵防務剛剛開始佈署，他所派出的第五縱隊，業已在城內各處。展開活動，最妙的一着，是將城裏大小廟宇所有佛像的眼睛統統挖去，害得金陵軍民疑神疑鬼，風聲鶴唳。圍城的時候，他使手下的健卒，剃光了頭髮，穿上袈裟或三五成羣，或五十一百，一批批叩城請求開門放入，他們詭稱是城外各大叢林的和尚，受不了太平軍的迫害，因而進城避難。



這些假和尙進城以後，頓即展開擾亂人心的地下工作，他們往往在一夜之間，將週圍數里的若干民家，逐家逐戶的門上牆上畫起紅圈白圈，或則「天」字、「大」字、「刀」字、「十」字，於是軍民們見了，羣相驚疑，日夜不安，如此這般，石達開在短短數日之間，先在心理上打垮了金陵的士氣民心。

石達開統率的攻城大軍，號稱兩百萬，實則也有七八十萬之衆，汪士鐸的乙丙日記敘述當時的「賊勢」，有一段很生動的描寫：

「……登三山門望之，自城外至江東門，一望無際，橫廣十餘里，皆紅頭人。雖知其皆脅從，然以悍賊夾其中脅制之，使不亂行，故既衆且整，吾人望之奪氣。」

大軍直逼城下，石達開頭一道命令，把各人在長江兩岸沿途所削的竹籤拿出來，一排排插在地上，竹籤尖銳，有如利刃，當時遍插金陵四週，何慮億萬。這一個竹籤陣就把城裏的軍民困住了，莫說領兵出戰，即連悄悄逃難，也是寸步難行。水陸兩軍是在二月初三會師的，水師抵達，船舶逾萬，分泊於上河下關，距離最近的在儀鳳門外半里之遙，滿清將軍祥厚在獅子上架設八千斤的大砲，連番轟擊，每砲擊中一艘兩艘，太平軍視若無覓，根本就不當它一回事。陸建瀛大敵當前，束手無策，他想出來的守城方法，往後都成了大笑話。他乘着黑夜把西天寺的五百尊羅漢運上城頭，多插旌旗，點燃火把，令人間時時喊，這便是他的疑兵，徒然惹得城下太平軍哈哈大笑。他再用紙糊的冥器巨人排在儀鳳門上，說要大破「賊軍的妖術」，後來他花每日青錢三百

文的高價，雇了一萬餘名鄉勇，這幫人祇在太平軍攻城時搖旗吶喊，城快破了，趕緊把兵器拋入井中，四散奔逃，

太平軍先用穴地法攻城，自儀鳳門外靜海寺掘地道，掘穴工人是由湖南的煤礦礦工所組成，有一個名目，叫做土營，陸建瀛得到消息，乃抓來大批的瞎子，坐在缸裏埋入地下聽方向動靜，名之曰「地聽」，然而城牆既高且厚，兼以兩日大雨，瞎子們聽不見。

二月初九，清兵自城上看見南門外有數百馬隊，衝向西門，一時火光燭天，蹄聲如雷，各路清兵紛紛集中，準備禦敵，然而兩軍接仗，發現馬上都是些紙人，披着紅衣，懸一盞燈，鞭之使其衝刺。上當之餘正在愕然，東門忽起天崩地裂的巨響，接連兩聲，山搖地動，儀鳳門外由地穴運進來的地雷爆發，儀鳳門的城垣立被轟出兩個大缺口。

地雷一爆，太平軍奮勇衝鋒，兩軍短兵相接，刀光劍影，正在殺得難分難解，城外的太平軍將領派一支兵入城探看，方才一共點燃了三枚地雷，爲什麼還有一枚不響。這支兵跑到埋地雷處，一動手挖掘，地雷忽又爆發，於是這隊人全被炸死。清軍一見太平軍死屍纍纍，爭先恐後的跑去割耳朵，然後飛奔前往籌防局報功領賞。陣腳一亂，太平軍乘勢猛攻，滿清總兵程三光和沈鼎戰死，太平軍兵分二路，和清兵從事巷戰，一路兵推進到小營，劈面來了兩江總督陸建瀛的綠呢大轎，另有兵勇數十名前導，和太平軍猝然相值，回頭就跑，而轎夫也把轎子往地上一拋，太平軍衝上前去，把這位兩江總督砍了六刀，陸建瀛

和一位姓童的武巡捕，當場殞命。

當晚，太平軍控制全城，清軍陸續逃遁。金陵陷後，江南人士作了一首寶塔詩，「弔」兵敗殉城的兩江總督陸建瀛，原文如下：

陸總督日日哭  
是食一何心腹  
畏賊時形穀  
開門揖盜人  
江左生靈遭荼毒  
殃民誤國律例應夷族  
却此頭萬民心悅服  
殺

二月十一日，青旗左軍主將翼王石達開督師入城，他選了明朝張侯故邸作爲他的宅第，初次統軍，在一個月另八天裏獲得空前輝煌勝利，經歷史罕見的壯闊偉大場面，翼王時方二十四歲，他的心情可能是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，因而他才在大門口懸上那副「了不得，不得了。」的對聯。石達開揚威江左，樓船東下，其少年得意，雄姿英發，豈是三國東吳周郎所可比擬，如今細想他當年戰績，猶仍令人熱血沸騰，盪氣迴腸呢！